



诗意芦苇

□ 司红

秋风送来芦苇变白的讯息。白鹭野鸭、苇花清霜，像一首白描的诗，每一行都优美。

我经常散步的河岸旁，有不少芦苇生长。它们其貌不扬，对生长环境也不挑剔，因而很少被路过的人注意，可又自成一道风景，将四季装点得诗意盎然。

春夏时节，浓绿的芦苇秆从水面钻出，洋溢着扑面而来的草木气息。叶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舒展出清新和活力。等入了秋，它们在凉风中悄然改变颜色。成片的白色

芦苇轻轻摇曳，把这个时节渲染得浪漫多情。

我喜欢看芦苇，特别是在秋季，看它追随时令脚步悄然蜕变，在不同的时间段，呈现出别样姿态。

晨起沿着河道跑步，露珠凝结在树叶和草茎上，流淌出清冷的美意。河岸旁的芦苇从《诗经》中长出，是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的清雅。我在岸边停下脚步，看天长水阔，秋波潋滟，芦苇仿佛涉水而立的佳人，披一身素衣，散发着动人风致。

余晖洒落时，则是另一番

观感。黄昏的暖黄光线使芦苇镀上一层光泽，在秋风中与斜阳共舞翩跹，带给人无尽的遐思。“白鸟一双临水立，见人惊起入芦花。”一对白色水鸟临水伫立，时而梳理羽毛，时而观望水色。忽然有人前来，它们迅疾飞往芦花丛，仿佛隐没到白雪之中。芦花起伏间恰似一幅写意山水画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

夜晚降临，明月下的芦苇，静谧悠远。“最是平生会心事，芦花千顷月明中。”陆游在烟波深处，卧在乌篷船里看水中芦苇。芦花声势浩大，于朦胧月光下静默。它的白和月

光的冷相得益彰，使人的心蓦然安静下来。晚上起了风，芦苇在月光下荡漾，沉默的、不屈不挠的姿态，给人一种温柔的力量。

如果你曾在秋日时节见到芦苇，定然也会觉得它如诗如画。一字一句，自然流淌；一笔一画，随性而长。却又有着浑然天成的逍遥自在，不受禁锢，遵循季节做坚韧的自己。

草木有情，不管是城市中的阳台，还是乡野间的水畔，植物总能带来温和妥帖的慰藉。秋日并不寂寥，还有芦苇作陪。

生活的缝隙里有花开

□ 王国梁

我一直记得小时候的一幕：吃过晚饭，父亲搬把椅子坐在院子中央，开始拉他那把心爱的二胡。那把古老的二胡音色依旧清亮，它平时其貌不扬地待在角落里，跟一堆被人遗忘的旧家什为伍，可它到了父亲的手中，仿佛枯木逢春，突然就焕发了生机，演奏出悠扬的曲调。晚风清凉，树影婆娑，偶有夜鸟惊飞，但父亲仿佛忘了周围的一切。他专注地拉着二胡，在他看来，每一根琴弦似乎都是有生命的，他要用它们演奏出心中的喜怒哀乐，演奏出生活的酸甜苦辣。

我不大清楚父亲的技艺如何，他好像也不在乎演奏技巧和演奏效果之类的，毕竟这只是他的业余爱好。父亲跟人学过一段时间的二胡，后来就靠自己揣摩。我

想，任何艺术门类都是有层次的，但这不妨碍不同层次的人自得其乐、享受其中。如同下棋，无论技艺如何，都能从中找到乐趣。

父亲也一样，他的演奏技艺不见得有多高超，但拉二胡让他忘了所有的疲惫和苦涩，沉醉其中，浑然忘我。要知道，白天的时候，父亲已经下地干了一天的农活，每天在田间挥汗如雨，身体的疲劳程度可想而知，可到了晚上，他不肯早早躺下歇息，总要拉一会二胡。母亲有时候会嗔怪：“下地累得半死，回来了还不歇着，摆弄那玩意！”父亲慢悠悠地说：“拉二胡可解乏呢。”在我听来，父亲的琴声悠扬婉转，里面颇有平和安静的味道。

父亲拉二胡的时候与下地干活时简直判若两人。拉二胡的时候，他身体舒展自

由，表情放松愉悦，有时候还会轻轻摇晃身体，无比陶醉的样子。父亲在享受属于他的闲暇时光。而在田里干活的父亲，像一头灵动的豹，活力满满，片刻不停，仿佛怕手头的活儿干不完。我很怕跟他下地，每次跟他下地，总是被他催促，有时他还会冲我怒吼。可是拉二胡的父亲，脾气好得出奇。

多年后我才开始理解父亲。成年人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是不可避免的，生活就像一堵森严的墙，但是再厚再高的生活之墙，也会有一丝缝隙。父亲要让生活的缝隙中开出花来。他拉二胡，其实就是在放松身心，用来抵御生活的劳累和沉重，用来对抗人生的枯燥和无奈。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可能总是繁花似锦，但只要生活的墙上还能开出几朵微小的花，人生就不失为一

幅美丽的画。

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生活缝隙里那零星的花开。比如母亲，她种了满院子的花花草草，打理起来一点不觉得累，经常静静坐在花前，有时还会跟花说说话。有了这些花花草草，她的生活充斥的就不再只是沉重的负累；有了这些花花草草，她的人生就多了缤纷的色彩。

我受父亲和母亲的影响，也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花开。每天下班回到家，我都会看一会儿书或写一些文字。美好的文字带给我的，是劳累之余的轻松和愉悦。今生今世，有书可读，有字可写，就是最幸福的，足以让我的精神世界丰盈充实。

生活的缝隙里有花开，人生就有了五彩的点缀，就多了几许欢乐和幸福。

一碗红薯粥

□ 马海霞

味蕾最懂时节，霜降还未到，舌尖已经渴望热粥的味道了。母亲在菜地里种几垄红薯，霜降这天将红薯刨回家，一个个摆放在太阳下晒着，太阳斜斜时，取两块红薯，洗净削皮切块，扔沸水锅里煮着，待煮熟后再舀一瓢凉水，往凉水里撒几把玉米面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入锅中与薯块同煮。

饭桌摆在院中，家人围坐，一人盛一碗红薯粥，再端上两碟小咸菜，这是入秋后热粥第一次上桌，这顿粥喝完，饭桌将请进屋内，天气渐凉，室外餐宣告结束。

霜降开始喝红薯粥是我家传统，红薯粥能一直喝到次

年春天。早年我们这里家家都种红薯，霜降红薯成熟，作为秋天最后一个节气，红薯收完后，地里还剩萝卜，但要立冬才收，所以红薯是秋天最后入筐的庄稼。刨红薯是力气活儿，也是技术活儿，父母负责刨，我们小孩子负责将红薯捡拾进筐里，再摆进楼车里，最后由父亲推回家，来回不知道要推多少趟。霜降这天，我们一家人一大早就起床，带上水和午饭去地里刨红薯，晚上月亮都挂天上了，父亲才将红薯全部运回家。

父母累得要命，我们又想尝鲜，要知道从红薯开始爬秧我们就盼着刨红薯呢。母亲只好做最简单的饭食，熬一锅红薯粥，一家人围坐在院中，

一人一碗，“吸溜吸溜”转着碗沿喝起来。深秋的夜晚已经有些凉意，一碗冒着红薯香味的热粥下肚，身上便起了暖意，和体外的秋凉一中和，人便舒服精神起来。

虽然只是简单喝一碗红薯粥，父母却喝得津津有味。只有秋收完毕，粮食入仓了，父母才能好好吃一顿饭，静下心来品尝粮食带给味蕾的愉悦。作为小孩子的我们，却不能体会父母的心情，只觉得这粥任何时候喝都没有不同。父亲笑着说，当然不同了，今晚喝粥是就着月光下肚的。

月光又没有味道，不甜不咸，当不了下饭菜。我此言一出，引得一家人笑声四起，笑我是个馋丫头。

长大后，才明白了父亲的话。作为侍弄了一辈子庄稼的农人，满院的粮食，是农人交给大地的圆满答卷，一碗粥里浓缩了农人的辛苦和汗水，他们品尝的不仅是食物的味道，还有自己的收获和喜悦。而月光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粥，这种家庭的温馨也给粥增添了别样味道，彼时的一物一景一粥，都让父亲感到甜蜜幸福。

如今，父亲已经去世多年，霜降这天，母亲依旧会煮一锅红薯粥，家人聚在一起，月光柔和地洒在院子里，但缺少了父亲，这粥便多了一丝怀念和离愁，原来一饭一蔬都藏着回不去的过往，提醒着我们珍惜当下，关爱身边亲朋。

菊花丛中的微笑

□ 德喜

菊花开了。每年，它都是如此守时。它来，是高调着的，霸气着的，是萧瑟秋风中当之无愧的花魁。

在街上走，常能碰见卖菊花的。每遇见，我心里总是一喜。那黄的、粉的、白的、紫的、青的……五彩斑斓，菊香四溢。单瓣重瓣、长絮短絮、平丝卷丝、空心实心……委实绮丽柔美、姿态万千。无怪乎文人学士慷慨地送给它们如此优美清丽的芳名雅号：独立寒秋、十丈珠帘、丹炉吐艳、玉堂金马……卖花的摊主守着“万紫千红金菊黄”的盛景，脸上露出菊花般的笑容。

我记忆里的菊，是一大片一大片怒放着，有着丰腴的美。小时候，村头大片田地间有一条进村的土路，每到深秋，路两侧一簇簇连成片的野菊花，散发出淡淡的幽香。每天傍晚，我和哥哥走到这里，顺着那条土路遥望，等待在镇上教学的父亲回家。看到父亲骑车的身影由远及近，我跑着迎上去。每一次，父亲都俯下身，双手抱起我，高高地举过他的头顶。父亲在蹲下抱起我和俯身放下我的一瞬间，我总会看到父亲的微笑和周围盛开的野菊花交织在一起，融成一大片笑脸，仿佛整个世界都笑了起来，那样开心，那样香甜。野菊花记录了父亲永恒的微笑，也让我感受着父爱的深沉与厚重。

父亲放下我，每次都要蹲在花旁，停上一停，看上一看。哦，这一朵开了。哦，那一朵也开了。笑容慢慢爬上他的脸，微风拂过，菊香四溢。我调皮地掐一朵野菊插到他耳边。父亲笑了，笑意那么浓，仿佛从眼角的皱纹里溢了出来。然后，我们折一束花带回家，插进瓶子。

白炽灯下，一头是父亲，埋头整理教案；另一头是我，津津有味地读书。忽然，一片漆黑。“嚓”的一声，父亲拿出蜡烛点亮。我却在不经意间抬头的刹那，借着昏黄的豆火，瞥见窗台瓶子里的野菊花开得朵朵溢彩、默默生香，有花香扑过来，冷冷的屋里立时有了温度，寒冷的天却有花不息地开着，真好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 b f k @ 126.com，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，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，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